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九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歴代

晉元中興議者謂晉元雖中材之主要不失為唐肅代而安史亂唐肅代興於西北卒能復兩京夷大憝再造皇家不失舊物而劉石覆晉瑯琊興於東南祖逖既死

勲業頓隳僅能退守江左為自全計耳豈形勢失據地利之不齊邪臣切謂不然夫晉唐之君固無優劣而將有利鈍敵有堅脆所以不同也方安史作亂張真源守睢陽宋朝南京魯山南守南陽宋朝鄧州朞年死戰不下賊故江淮克全中興實頼以濟李臨淮戰河北郭尚父戰河南奮鋭挺忠勝氣百倍而禄山思明君臣父子更相戕戮自取殲夷故肅代乗時奮功坐夷巨盜非力也時也劉石之禍則異然自邊釁四起百郡瓦裂卒無

一城一壘能堅守挫敵以待王師者唯劉琨保并州不忘晉朝而收民無力臨戎失律汨汨不自振僅能當顛真卿輩徙倚河朔之間耳所謂李郭張魯之將無有也而劉石輔車再世奸雄氣吞九有又非安史崛強之比東南將帥既非其人而元帝有一祖逖不能用王敦投隙而奮遂嬰禍辱内難相仍隣敵鼎盛而猶能保有東南宗社不絶是難能也且永嘉之際愍帝亦有為之主定都長安根本秦隴股肱三河而琅琊外屏東南首尾

應援地利非不得也一時形勢與肅代之際何異而終於顛沛戮辱而後已則以遇敵之强而將帥失律故也借令琅琊復興西北是以肉飼虎口耳典午氏將無種矣而況肅代興於秦蜀而兼有吳楚元帝興自吳楚而併失秦蜀方開元承平之久東南戶口最為蕃實安史之亂幸免寇掠當時兩浙諸州民戶不下九千萬舉東晉所有不能及也考其國之虛實將之利鈍敵之堅脆其不侔也如此則其勲業有小大虧盈固其宜矣豈地

利之不齊哉且以晉室衰微之際祖逖拔起於羣不逞中驟能收合餘燼擊揖奮忠將斗粮尺兵横軋强敵不數載間俾黃河以南盡為晉土雖以石勒驍雄戰無留敵而終逖之任垂涎河濟之外不敢形南牧之志則勢之强弱顯在於人豈以東西南北為限哉逖之功所以不成則任之不專而年之不永耳向使晉室有幸能專逖之任而天假之年則劉石父子之間雖無安史之禍東晉所有之地雖無肅代之廣庸知不能成李郭興復

之功乎

南北紛爭論曰自晉元東渡訖於後周之亡南北血爭垂三百年其間北朝之兵屢得志於東南矣或卷甲而趍歷陽石季龍歷陽宋和州也或長驅而至瓜步魏主太武瓜步在宋真州六合縣界也或築行宫於新野元魏孝文新野唐之襄縣屬宋鄧州或駐大軍於秣陵北齊將蕭軌秣陵乃宋之建康府也或涉沅湘而阻於長沙周將賀若敦長沙乃宋之潭州也或渡江淮而守於

石頭北齊將柳達摩石頭城在宋建康府境內也其深入制勝非不銳也南國之兵屢得志於西北矣或渡河而守黎陽晉將滕恬之黎陽宋衛州縣也或薄海而克廣固宋武帝廣固城在宋壽州益都縣西或溯渭而入長安宋將王鎮惡或踰關而至霸上晉將桓溫霸上在長安之東三十里也或四十七戰所向無前梁將陳慶之也或五十二城望風震服梁將夏侯亶也其深入制勝又非不銳也加之有北土者八姓後漢劉氏後趙石

氏前秦苻氏後秦姚氏前燕後燕慕容氏魏拓跋氏北齊高氏後周宇文氏也割裂紛爭有南朝者五代晉宋齊梁陳也亂亡踵跡劉石暴骨於關河苻姚染血於淮渭慕容拓跋鬬鬩軒騖高氏宇文禍亂如結是北土非無釁可乘也王敦蘇峻踵逆上游孫恩盧循訌亂海嶺桓玄侯景荼毒江湖李特譙縱崛强巴蜀是南國非無衅可乘也然而北人終不能併南南人終不能併北是何耶蓋其不能圖萬全之舉好興常試之師方敵未有

衅則速徼功利紛拏以逞重兵外宿齊民遠輸廟謨重
勞帑藏益屈敵未告憊而吾已困矣逮夫幸際機會隣
壤繹騷巖秦之鹿已奔卞莊之虎可刺用備不豫則無
以應享坐睋其斃而莫能乘矣間或幸而遇捷則敗不
旋踵是以蕭宏舉南國之兵潰於洛口元英掃北方之
衆没於鍾離青泥之敗單騎而逃宋雎陽公劉義真呂
梁之役匹馬無反陳將吳明徹彥之退舍宋將劉彥之
資寶蕩然魏武言還元魏大武帝僵尸闐積齊人如蝟

皆為江淅之魚北齊十萬衆渡江不反堅卒若林盡作淮淝之鬼符堅百萬衆大敗於淝水其餘或焚舟而遁晉將桓溫或棄輜重而奔晉將商浩或大敗而還者魏將盧昶不可殫紀既軍敗於外國疲於內民愁盜起群雄乘之而社稷危矣是其急於成功乃所以速底敗亡也向使南北之君能於暇時息民休兵遵養時晦君宰優游將士偃息元元雍熙咸遂其性莫不蓄銳以待發衘恩而樂用而廟堂之謀靜觀遠照探敵人之情偽而

慣識之必俟一旦釁孽隙洞開則赫然有作發將士素鋭之氣啟臣民樂用之心興湯后之雲霓伏武王之旄鉞入關下高祖之令渡河布光武之恩以此赴敵何敵不摧以此吊民何民不服頋海宇之功豈難濟哉常觀三國之時吳魏爭衡淮漢之郊奔命不暇而數十年卒不能入寸土逮晉武受命講好息民邊境如織輔南北之民各安其堵故能十餘年間一舉而平吳隋之平陳也亦然東晉之初力爭中原五十七戰之間未嘗不有事

於西北而闗河之功未始克集及其季年務敦鄰好北有南燕西有姚秦而數十年閒恬不交兵西北之人不復以東南為虞故能數載之閒一舉而克燕再舉而滅秦宋之興其混一宇内已亦由是道是其緩於取敵乃所以速集大勲也故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不知與之為取帝王之道出於萬全可不戒哉

梁亡嘗考前梁之亡其可恠者二前代皆以驕逸侈暴而敗梁武獨以憂勤慈儉而亡可恠一也始也興而治

終焉亂而亡可怔二也議者以謂溺信釋流致精爽迷奪遂底滅亡非也惑於浮屠氏有紊典刑不過委靡而不競耳何致遽亡哉盖其功以易成而患由忽至也傳曰常勝之將難與慮敵盖將常勝則驕士常勝則易征伐四克則廟堂之謀輕於用兵是常勝之禍所以為禍也故從古王霸之興必須危踐險然後能成功如漢祖之創業光武之中興魏武之制勝劉宋之霸高齊之強拓跋魏之盛宇文周之固皆因百戰艱危摧強敵而成

大功良由憂勤益智慮而儆畏成安强也若乃起兵以來幸不遇敵而擊自潰之師攻無備之城遂致所向莫前偃然有輕敵之心則是潮兵也勝則鋭進如潮之來而不可遏敗則驟退如潮之去而不能止兹為覆敗之端亡無日矣是以湣王制勝而齊國亂宋偃成功而商祀絶項羽轉戰無前而楚亡苻堅征伐四克而秦滅是皆常勝之為禍也梁武之興幸會其時乗東昏頽獘遂基洪業適遇北朝大亂隆伯功取南國如反掌拓中原如

拾遺師旅所經有征無戰一時功業之成幾亞宋武之盛而所以盛則易也當時不知成功之幸以為當然故偃然以孩稚待賁育而了無戒心侯景乘虛既濟江戰少衂則壯氣消及勤王之師三十萬環視數旅之賊莫敢誰何卒以敗亡蓋當時南國之兵未嘗遇敵故爾是故善用兵者毋畏敵人之勝要觀其所以勝毋憚敵國之强要觀其所以强敗焉思奮者是為勍敵勝而輕我者終為亡國伺其無前之隙可收不世之功能見小敵

怯而大敵勇然後能無敵於天下

秦隋速亡周室東遷夷夏紛拏餘六百年而天下併于

秦十餘年而天下大亂秦遂以亡晉元南渡南北血爭

垂三百年而天下併于隋二十餘年而天下大亂隋遂

以亡傳曰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無聊之民不擇主

而事方戰國南北之際斯民無聊甚矣反不安秦隋之

政相率而為盜何耶葢民各有心誰能安分不得已而

嬰勞苦患難則無辭得已而不已則怨心生矣方戰國

南北之際日尋干戈而斯民猶且安分者其意若曰吾君豈獲已矣是未必無恤我之心也時有不幸耳逮夫天下無事人皆有苟安之志少加勞役遽爾怨懟其意若曰吾君豈不獲已哉是終無恤我之心也父子夫婦生長亂離引領息肩于斯有年矣今幸際此而猶不免焉是無時不可已也由是無聊之心生相率為盜此秦隋之所以速亡歟噫天下厭亂聖人乘時斯民懐安奸雄投機為人上者可不畏哉

漢唐疆域漢初匈奴鼎盛盡盜河南地白羊樓煩舉為虜庭去長安纔七百里飛騎旦夕可至其邊防至隘也逮及世宗大攘胡越浮西河絶大幕封狼居山禪烏姑衍以臨瀚海盡奪陰山千里肥美之地匈奴王庭反為漢之内封又何其廣也唐初遠事西域列波斯以東為八十八州遠者去長安萬五千里計其道里之中建安西都護府調唐兵鎮守焉其邊防至廣也及天寶之亂吐蕃乘虛盡陷河隴地上邽以西皆為虜守去長安纔

八百里連年入冦遂陷京城輦轂之下無異邊徼又何

其隘也雖曰人事有工拙夷夏有否泰是以天道好還

虧盈之理自然至此也要之羌狄不能限漢民中國弗

能疆異域神州雖盛毋勞北伐之師島夷雖强毋形南

牧之志各保封疆自相藩息非惟允叶於人事抑亦克

承於天意矣

南北形勢周室之衰秦晉齊楚擅天下相持五百年而

秦滅楚漢室之亡天下三分相持六十年而晉平吳晉

室之亂琅琊南渡繼為南北朝相持三百年而隋併陳周秦漢唐肇基皇業皆本陝西光武中興亦頼河北遂令古今議者有形勢優劣之辨讀賈生之過秦則夸言陝右誦杜牧之罪言則齒譽山東即宋朝河北西路河東路及燕雲地也而赫赫南夏無有稱焉寡見諛聞之士大抵雷同深以為不然夫欲觀古今盛衰之理者無徒驗其功業之已成考其興亡治亂之所由致良將不擇兵而戰循吏不擇民而治王霸之興豈擇地利而後

制勝沃野不能起惰農高資不能成格虜山河襟帶又安能保亡國之君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北也赫連崛强魏武克朔方孫皓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興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

商受暴虐黄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李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興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雄材一則强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特於東南哉文王之謨武王之烈高祖之神光武之聖唐太宗之英武此以天錫勇智俾表

正萬邦者也一旅之衆一成之田亦足以王矣何特於西北哉彼東南之君唯宋武最稱英雄然究其威畧基圖未可與始皇較優劣又何敢望文武高光之清塵也無其人而無其功理之必然者也故知南北東西皆無地利興亡治亂舉在人謀尚何妄分優劣之有識者或謂西北之風渾東南之俗偷西北之人直東南之民詐西北之土沃東南之地瘠西北之士勁東南之兵蹣此形勢之所以異也是又不然彼各有所短長固不可一

槩論也夫西北之風渾其失也悍東南之俗偷其得也和渾厚可與奮功悍突則難與圖治和易則易與樂成偷墮則難與慮始故由古以來南北紛爭則西北以強勝而多失之亂東南以治隆而多失之弱此則風俗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人直其失也狠而後雜以羌狄羌狄之人驕暴者也東南之人詐其得也易而又邊以蠻獠蠻獠之人庸愚者也直則不可以屈犯驕則不可以禮加狠暴之人尤不可以德化是知西北之人難治也

雖愚可以誠推雖詐可以利夸和易之人易以德懷故知東南之人易治也故由古以來西北之政多以嚴致平東南之政多以寬為治此則人民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地沃便種植而宜蠶桑東南之地磽瘠多田疇而利耕布故由古以來西北之人裕於賄而患於飢東南之人苦於貧而足於食善治西北則足以富國善治東南則足以餘粮若九有同軌南北一家則儲粮常仰於東南貨賄常資於西北則食貨之各有得失也西北之

兵沉勁其失也抵肆東南之兵蹈亂其得也剽鋭故西北之兵便於持久東南之兵利於速戰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拄强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也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便於持久也深淵髙田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淮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隳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符

堅則以二人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充鄭闕之徒皆有南兵剽鋭之言而北人制勝務以守成不戰之功者益畏其鋒而莫敢争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頃議者何蔽焉臣謂南北形勢初無輕重舉其天時人事如何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十九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九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歷代

三代漢唐三代有天下垂二千年而隆平之治纔數百載其間篡攘殽亂幾居大半傳八十有一王而致治之君纔十數而止是治世固少而亂世固多也漢唐有天

下餘七百年而天下妥安幾四百載傳四十有五帝而致治之君不下七制三宗是治世固多而亂世固少也然而天下後世言治道者莫不重三代而輕漢唐何哉教化習俗有不同耳葢三代之牧斯民也任之以井牧養之以庠序警之以號令紀之以典刑下逮草莱之間教養畢備是故朝覲會同五服不期而至蒐苗獮狩戎事不戒而嚴教之以禮樂而民蹈中和興之以三物而士敦行義分明於朝齒辨於鄉行成於家俗化於天下

而風移於後世方其治時厥效若斯之盛及其亂也先王之遺風猶在雖日尋干戈而民猶觀德詩書講耕耨之餘禮樂見鋒鏑之下童子猶能奮忠婦人亦皆知禮商人足以却敵竊藏於焉納君不至泥塗之人亦或可施於有政良由典制有常教化有素而民難動耳爰自暴秦得志王迹遂熄漢矯秦枉未能遠謀綿歷魏晉南北隋唐之際一因一革載治載亂為政之道不甚相遠也當時君臣日夜圖回不過以刑名食貨之為急究則

畧而不問是故學校不足以化民成俗而徒為利祿之階禮樂不足以易俗移風而徒為宴樂之具六藝已隳其四四民遂籍其二井牧既廢王制蕩然編户之富侔公侯齊民之貧不併犬彘風教陵夷刑獄寃濫法藏於有司而民犯於田里行著於鄉里則爵遠於朝廷父子無假借之情兄弟有爭桑之醜夫婦懷竊斧之疑奴主起攫金之想而習俗滋久玩為故常方其治時効已不美及其既亂則君子安於犯義小人果於犯刑未𦔳

化為干戈衣冠轉為皂隸比屋盡為胡漢列郡不相唇齒林林之徒不殘於盜賊則斃於飢寒不斃於飢寒則陷於刑戮生民糜爛無有紀極奸雄乘時禍不旋踵良由王制隳壞聖教不行而民易動耳故臣謂三代之離亂猶足以比漢唐之治安而漢唐之君子或未能過三代之小人非其時之不同人之有異風教習俗實使然也且以漢宣之治朝而王吉深切漢宣謂當時士大夫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則究可知矣後之為天下者

欲建遠成之規茍一時之治則漢唐之法固有足進必欲化民成俗浚太平長治之源則舍三代將焉取哉

宋朝混一宇内宗周以降訖於五季寥寥二千載間一治一亂載離載合為十有六代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及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而周有天下餘八百年漢有天下餘四百年唐有天下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何脩短之相戾耶葢以弗恤斯民而獲罪於天耳嘗攷歷代之君志意所存各有緩急而其

德葢可見矣緩於取天下急於恵斯民者文王也急於取天下而不忘恵斯民者漢祖唐宗也急於取天下而忽於恵斯民者十三代創業之君也唯其愛民緩急不同此享國歴年之所以異也觀漢唐之盛涵養斯民不為不厚然遑遑然以天下為功則於元元有所不暇顧此其盛德所以有愧於文王也貞觀之治有踰兩漢其恵澤斯民可知而好大喜功喪德實多方之高光文景之君頗其厚矣故唐祚一傾而絶漢祚雖移猶血食百

年而後亡蓋其所以惠澤斯民者厚則圓穹之福祚爲無窮仰觀俯察反古驗今則天人之理斷可知矣大哉宋太祖皇帝惠澤斯民何其深也方歷運有歸天人震動事出倉卒而市不易肆不動聲色而天運已歸一號令閒海宇洗心幡然而屬宋矣於時承周世宗威烈之餘藩夷削弱之甚摧鋒進取無異摧枯而太祖仁民澤物之心有加無已視藩夷之民皆吾赤子息民休兵遵養時晦逮夫張文表借亂荆湖周保權來乞師始有事

於南國副彼來蘇之望遂收不戰之功旋即罷兵與民休息既而蜀人悖德天討靡遑師甫及於六旬功坐收於萬里載集倒戈之烈豈煩卷甲之勞凱歌既旋天威謐靖以至河東不軌而天駕躬臨擒弔斯民一人弗殺江南阻命久稽天誅而申勑將臣深戒殄戮南唐常容於度外一民罔致於非辜故因壘而降尚有勞於再駕罪人斯得終有俘於二年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其宋之謂矣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而九年統未集萬古尚其仁藝祖之興十分天下有其七而十有七年宇内未為一家豈威力有所不足歟恐傷斯民之命必欲以柔道馴致之耳文王之德何以尚茲加之聖聖承承盡循堯道好生之德益洽於斯民故范陽逆命大駕弗亭澶淵赫靈神兵頓戢夏人蠢動類蚊蝱之嗜膚遼國懷來猶鳥獸之咸若三代以還未有中國實强如宋朝承平之久而猶能釋四夷而弗誅也故海宇之間元元各安生業民有餘力地無遺利政事

舉而獄訟理婚姻時而生齒繁上天降康年豐時和斯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咸遂其性而浸以休息故承平百年戶口十倍良有以也夫三代以還涵養斯民漢唐為優而考其極盛之時戶口可知西漢戶口千二百二十三萬東漢九百六十九萬唐八百四十萬皆其極盛之數也宋朝元豐末天下民戶揔客主一千六百五十萬戶宋朝疆理比漢百郡少四之一益州之牂牁越嶲永昌涼之金城北地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并

州之上郡五原雲中定襄朔方幽州之涿郡廣陽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玄菟樂浪交州之交趾日南共二十六郡自唐末五代以來浸没於四夷即九域志所載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四唐三百州少五之一即漢二十六郡地歴代蠻建至唐垂六十州即九域化外之州也而民户猶加十九則知宋朝之興種德斯民過漢唐遠甚方之文武成康之治了無愧色則皇天所以輔佑宋朝其可量耶

京都

東京酈食其荀文若之徒皆稱陳留為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蓋言其平夷洞達而坐九圍之中也故從古盟會戰爭此地尤亟傳稱夏禹有鈞臺之享今陽翟縣京西三百里有鈞臺陂春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今雍丘縣京東八十七里有葵丘聚吳晉爭長于黃池即今之封丘縣也京北六十里晉文公會諸侯于踐土即今之滎縣也京西北百六十里晉敗楚師于鄢陵即今

之鄢陵縣也京東南百六十里楚敗晉師于邲即今之管城縣也京西百四十里袁曹相持於官渡在今之中牟縣北京西北十里劉項畫界於鴻溝在今之滎陽縣西京西百九十里祖逖鎮雍丘而黄河以南盡為晉有即今之雍丘縣也南北朝力爭河南而滑臺尤為重鎮即今之白馬縣也京北二百里若此之類前史班班未易殫舉則荀鄽之言為不誣矣故秦漢以還訖於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四面搏擊恭為戰場王霸之興

未有都於汴者盖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振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李唐中債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為重鎮逮黄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髙祖僣竊唐室遂據汴地以為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為帝居迄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寳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於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本不可揺即

日下詔東還嗚乎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盖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甞考堯都平陽命夏禹治水每一州功畢必導決川流直通於河以達平陽皆所以便諸侯之職貢也聖祖之興混一宇内而猶都大梁誠得唐堯之遺志焉

南京春秋以還議者紛紛莫不以名城要害之為尚謂天下國家藩籬舉在於此而不知險非人不守人無險可固險在於人而不在於城也何則睢陽之城自春秋

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為要害之地及祿山反陷没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廵許遠提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埤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頼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頼於廵逺也泛觀前史所謂要害太平得人則重失人則輕故爾危城屹為重鎮者無世無之如盱眙玉壁鍾離宛邱諸城自秦漢以還皆蔑然無聞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渡淮江北盡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

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陜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昌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朝濠州李唐之季黄巢訌亂剽擊萬里守内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邱宋朝陳州皆能挫鋭摧敵收不世之功則四城之要害為如何以至隗囂保巢李憲阻舒呉守須濡塢魏争滑臺城呉太義鷄咸陽王成德僭真定或攻之連年不下或

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東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時觀之宜若險夷鞏固之甚真所謂名城要害者而前此者未有聞也後此者不復有聞也故知地利無常惟人所制吾險不足恃敵強不足畏苟得其人函關雖大拳泥可封也苟失其人黄河雖廣一葦可航也故善設險者擇良將善守城者固民心城不下雖雲屯百萬其孰能乘之哉嗟乎前史班班議論要險守禦之術多矣莫不據一時成敗而言非可為萬

世通論也得其要者孟軻氏而已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効死而勿去此萬世不易之要害也若張廵許遠之徒豈所謂與民守之効死而不去者乎愚感廵遠睢陽之事故備論於此而人事地利之分庶可見矣北京班孟堅著漢史叙列國之地各有都會蓋謂其財貨之所阜水陸之所湊山河之所襟帶足以指臂四域冠履一方而獨隆者也夫土壤腴瘠道里遠近山川夷險皆一定而不可易者則名都要會之所宜古今之所

同也然而興廢隨時升降不一郡方都會代有不同前王之所升者或後王之所廢今之所重乃古之所輕如宋北京古之元城縣也兩漢時已有元城縣應劭以為即魏公子元之食邑自有書契以來逮夫隋唐之交兩河變故實多其王霸之所督帥之所治戰爭守城不免重前史載之詳矣初未聞所謂元城者當時河朔都會代有其所或稱濮陽宋朝開德府即古之帝丘焉乃高辛及昆吾氏之處春秋衛國以遷於此或稱朝歌宋朝

衛州黎陽縣鎮商自武丁以後至紂都之周初衛國亦都於此或稱邯鄲宋朝磁州邯鄲縣曹國及西漢時趙國都或稱襄國宋朝邢州即漢晉之襄國縣也西楚常山王張耳後趙石勒皆都之春秋時謂之夷儀即邢所遷也古謂之邢商帝祖乙遷於邢即此也或稱鄴城宋朝相州臨朝縣之鄴鎮商帝河亶甲曹魏後趙前燕東魏北齊皆都之或稱中山宋朝定州戰國時中山國都後燕慕容垂亦都之斯六城者屹然據趙代之間古今更相

倚以為重豈元城之足云哉李唐之季魏州始稍隆重更五代至於宋朝形勢益壯遂建上京而歷代所稱六城者反蔑然無聞矣夫鄴城一地也而始建為都又降而為州後周降為相州又降而為縣後周又移州臨於安陽降而為鎮宋朝熙寧中省鄴縣為鎮入臨漳縣何其前重而後輕也元城亦一地也而始建而為縣又升而為郡曹魏就置武門郡又升而為州後周就置魏州又升而為府唐升為大都督府又升而為京宋朝慶歷

二年升為北京

何其前輕而後重也夫土壤腴瘠山川夷險古今不殊而前後輕重若此是不無其說也抑曰田園之蕪治城池之修廢民物之聚散甲兵之利鈍風俗之美惡皆在人事如何耳非地利所能常也人事既有工拙而形勢輕重亦隨時而遷矣歷觀皇帝王霸之都興廢無常類皆如此豈惟鄴城元城而已哉試因此而備論之三皇五帝三王之都十有二

曰陳宋朝陳州伏羲所都曰曲阜宋朝改為仙源縣隸龍慶府神農

火昊所都曰涿鹿宋朝燕山府黄帝所都曰新鄭宋朝鄭州新鄭縣即古之有熊氏也黄帝所都曰帝邱宋朝開德府髙陽所都曰亳宋朝西京偃師縣帝嚳成湯所都曰安邑宋朝蔡州安邑縣帝禹皆都之曰平陽宋朝晉州堯禹所都曰蒲阪宋朝河中府虞舜氏都曰陽翟宋朝潁昌府陽翟縣夏禹所都曰豐曰鎬豐在宋朝京兆府之西北靈臺鄉豐水上鎬在昆明池北鎬與豐相去總二十五里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至春秋戰國之

時為大國之都者才五城而已曰曲阜曰安邑曰新鄭曰薊春秋戰國之時大國之都十有七曰曲阜魯國都曰新鄭韓國都曰安邑魏國都曰陳楚自郢徙於陳曰薊則涿鹿也燕國都曰吳宋朝平江府吳國都曰絳宋朝絳州絳縣晉國都曰雍宋朝鳳翔府秦國都曰郢宋朝荊南府江陵縣地楚國都曰睢陽宋國都曰臨淄宋朝臨淄縣齊國都曰會稽宋朝越州越國都曰邯鄲趙國都曰大梁魏自安邑遷於此曰壽春宋朝壽春府之壽

春縣楚自陳徙於此曰櫟陽宋朝京兆府之櫟陽縣秦自雍徙於此曰咸陽宋朝京兆府之咸陽縣秦自櫟陽遷於此至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者才三城而已曰邯鄲曰臨淄曰薊

西漢之初為藩主之都十有四曰邯鄲趙國都曰臨淄齊國都曰薊燕都曰許宋朝徐州楚王劉交所都曰下邳宋朝淮陽軍楚王韓信所都曰定陶宋朝興仁府之定陶縣梁國都曰晉陽宋朝平定軍韓國都曰丹徒宋朝鎮江府荆國曰廣陵宋朝揚州吳國

都曰臨湘宋朝岳州臨湘縣長沙國都曰番禺宋朝廣州南越國都曰代晉魏以後夷狄侵其地代國都曰閩宋朝福州閩越王都至魏晉南北之時爲王霸大國之都者一城而已薊是也魏晉南北之時王霸大國之都者十有七曰薊前燕國都曰許宋朝潁昌府之許昌縣魏太祖奉漢獻帝都於此曰鄴注已見前曰公安縣蜀先主初治於此曰成都宋朝成都府蜀主李特雄皆都於此曰武昌宋朝鄂州吳主孫權先都於此曰秣陵宋

朝建康府吳晉宋齊梁陳皆都之曰洛陽宋朝西京曹魏司馬晉元魏皆都之曰平陽後漢劉聰都之曰襄國後趙都之曰廣固宋朝青州益都縣南燕都之曰中山宋朝定州後燕都之曰江陵宋朝荆南府元帝都之曰統萬宋朝夏州赫連夏都之曰平城宋朝雲中府拓跋魏都之曰柳城宋朝營州前燕後燕北燕皆都之至隋

唐五季之時為王霸僭竊之都者終六城而已 魏鄭隋唐後漢石晉皆都於洛陽隋唐皆都長安前蜀後蜀皆

都成都偽燕遼國皆都於冀南唐皆都建康偽梁南平皆都江陵唐去宋為甚近也而唐峙三都存於宋朝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其西都則降為京兆府其北都則廢為平定軍而宋朝四京因於唐者一而已東都洛陽是也餘三京則皆當時之郡治耳夫以數十年之間其興廢之驟也如此别以悠悠往古而較於今是必有大相侔者矣夫然後知地無常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者斯在民而已民無常重亦無常輕挈其輕重之權

者在政理而已觀姬周以前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未始有宅西土者也爰自后稷居邰太王居岐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而關塽浸以休息自後雍土常為王霸之都則以后稷之稼穡太王之如豳文王之子來武王之求定有以臻此之盛也自周至唐洛陽為帝居垂二千載矣而代宗遭吐蕃之亂彷徨陜服欲東遷洛陽而郭子儀以為東都兼大亂之餘千里蕭條百曹荒榛其何以備萬乘供百官井舍代宗遂西還而不復倚洛

陽為重由是觀之則班史都會之論特可施之一時而不可施之萬世也若欲隆上都而觀萬方峙都府以制四履則要當以為政事為先豈以古為泥哉

三都自古帝王之作莫不更都三河之間而周秦以降繼宅兩京五季而下又都大梁何帝居之不常也然考其所以定都改卜之意則有由矣大抵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利大梁便於戰三京利害各有一偏故前王因其便利而都之也方其正朔雖一而利勢不專藩侯恭

布山河瓜分列國有唇齒之倚朝廷無指臂之順必也守戰並修軍民兩恤俾其進足以制諸夏之變退足以保固宗社捨長安莫利也故宗周西漢繼宅西土勢或然也嬴秦隋唐踵卜長安仍以為安也逮夫車書混一禮教興行舉綱朝廷張目郡縣於是偃武修文輕傜薄賦俾斯民均受其賜思所以新一王之制侔盛古之隆唯禮樂教化是遑而不以兵革戰伐為事則捨洛陽莫便也故周成漢光定都成周誠得其宜也曹魏司馬晉

踵卜洛邑仍以為安也光武而下唯元魏孝文僅留意於稽古禮文之事故遠投平成中宅洛邑粲然新一王之政遠侔盛古亦遷都改卜有以相之若乃版圖未一侵伐鼎來夷狄外訌邊隅僭竊必也德刑兼修戰守兩備宿重兵於京師强幹弱枝以鎮服夷夏而指蹤英雄以赴其功則捨大梁莫便也朱梁而下以迄於宋仍都大梁亦勢或然也然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虞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

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蹵苻秦而姚萇實扁堅以至輔民譟而新莽燼涇師繞而德宗跳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歟德化有時替而君不常明紀綱有時紊而政不常舉敵受八面而險不數舍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則洛邑之不利也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驕而北朝亂偏師犯闕如履門闑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

嘗傳舍豈非洛陽失守戰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弊蠹生於怠久故載戢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而士卒獰懲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威而不足以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太平之久也然則長安便於守洛陽便於歸大梁便於戰又在人之所便利如何固未可恃其所便而遽即於安也雖然王京之制各有輔車屏蔽之地又不可不察長安之制以陜西為畿輔而屏

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洛陽之制以關東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制以河南為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由古以來洛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為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則大梁未易宅唇亡齒寒者此之謂矣由是以論則三京利害各有攸當不可一概求也然以王道繩之是不無優劣焉從古議

者紛紛莫不以長安為優而臣意則否長安之地四塞雖固而包履裁一州之境八州之民皆吾赤子而乃塹潼峣以自固是何示天下以私也豈天子守在四夷而王者以天下為家之義哉嗚呼天生民而立之君所以均調而齊一之也故王者之作必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俾其貢賦於是而易輸冤抑於是而易訴朝覲會同於是而易期赴調上計於是而易達故布德行仁則易以均被發號施令則易以敷錫皆所以均惠斯民也

若夫洛邑之地當天下之中大梁坐水陸之衝其所以惠利斯民孰便於此傳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洛邑之謂也又曰三十輻共一轂大梁之謂也然則欲求一室萬世之都所以為國家生民無窮之計三都之中抑洛其庶幾矣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一至五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賈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元熙

群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一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京都

京東東路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制中夏赫然為五百年之强國逮於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陜右相角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

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既襲有全齊遽啟假王之請漢既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矣是故田肯有東西秦之稱臣初讀戰國楚漢之書殊覺齊地之强意其後世滋甚然而漢魏而下寥寥千載間青齊之地浸以汨沒其間擅王張耳僭帝南燕與藩臣不軌唐淄青節度者各一姓而已而又莫不喘息釜中幸亂苟安僅為歲月崛强之計王師壓境遽即芟夷所謂昔日形勢果何

在也以至漢晉隋唐之季天下盜起如蝟南北五季之中中原禍亂沈酣奸雄投隙莫甚於此時矣而全齊之地莪爾無聞又何其荒凉削弱之甚也夫土壤肥瘠山川夷險今古不殊而前後强弱相戾若此何哉既而考歷代戶口登耗與夫城邑修廢郡縣增損離合之制然後知青齊之地一盛一衰蓋有自而來方姬周之季有齊垂九百年斯民久獲休息而爲之上者經制緝理又皆得其道惟太公克慎厥始而桓公克振厥中威王又

克成厥終三后奮功全厎於治斯民浸以蕃息鑿斯池穿斯城深耕易耨日以赴功而齊國赫赫稱強伯矣當時齊地不下七十城而臨淄一城已有丁男二十一萬觸類而長則它城可知故蘇秦稱齊人連衽成帷揮汗成雨蓋言其蕃庶之甚也嘗考西漢之時全齊之地有二百三十餘縣民户不下二百萬大率當天下之十二蓋其去田氏為未遠也故知春秋戰國楚漢之時齊地獨稱強伯不為過矣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

首難暨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為殿故地已坵墟户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户不踰百萬重以黄巾之亂海岱騷然全齊之民舉為羣盜孥戰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鋭者為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民户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驍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為空地自

是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由是觀之天下國家之輕重特在民户登耗如何苟人物蕃庶則鹵莽惟膏腴瘠廢惟金湯坵墟惟甍棟荒圯惟桑麻狼號鬼哭之地惟雞犬相聞牛羊群牧之鄉而赫然盛强矣乃若人民凋耗莫克有為雖雍州之上腴蜀土之天險東國之纖巧河朔之强捍將安施設哉斯率土之濵莫不皆然豈惟青齊之地古今盛衰有足慨也抑嘗譬之土地其軀幹人民其精皛也精皛去矣軀幹猶存其何用哉彼

有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是猶舍精鬼而爭其軀幹豈可謂知務也哉

京西北路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民生稟中和性理安舒樂逸豫而不能為亂故古名其州為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為兵衝而其民不工戰鬬大抵易為戡定王師甫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豈非習俗和平不能為亂故邪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殽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啟衆心而蔡人始樂為

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乘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從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為常但知為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為守人自為戰父子相視死不為悔其酣亂錮禍乃與羌夷無異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則所謂昔日安舒逸豫之性果何在也嗟乎河南之地自古名為豫州而習俗之弊乃至甚於幽燕慘殺之氣而況不為豫州者乎為人

上而以風俗為任者其可不戒哉

京西南北路河南豫州之地平夷洞達萬有一轂八面受敵之場也而戰國之時韓魏以區區陋邦北縈南帶環繞數千里界於秦楚齊趙四大國之間無再會不受敵而虎狼之秦搏噬尤亟其勢可謂危矣而終能雞唱荷戈月沉擊柝繼世相承為二百年之戰國及與齊楚皆亡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主朱温亦割據

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為敵國而温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刼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啟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在王者處之如何耳

河北東西路甚矣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也葢常人之情駭於驟見而狃於常聞作於始而怠於終方其禍亂之初天下之人駭然而奮雖匹夫

匹婦莫不有忠義憤激之心則奸雄之徒刼以從亂也難及其久也天下之人習亂為常因循顧望之心生而忠義敢為之氣沮則奸雄之徒刼以從亂也易及其又久也天下之人蕩而忘反耆舊既沒而少壯生長亂離視犯順逆節之事以為當然則操戈為仇者唯知各為其主矣於是有一危而不可復安一亂而不可復理歷觀前古例有此弊而李唐河北之禍尤為昭然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内大震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

匹馬北方提孤軍橫搏强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葢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羣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葢民心已變力而爭之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於衆者三皆不應遂刼之以前既乃大噪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幾三十年矣而河朔之

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聞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亂離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如何矣臣故曰亂離之勢不可以久而興復之功不可以緩者此也

兩廣

廣南東西路漢魏以還守官廣南者多以貪墨坐激吏民之叛啓蠻獠之寇寔由於此蓋古今之同患也抑嘗

攷其故蠃秦以來以守令為治臺省銓除莫不以内地為重以邊遠為輕而廣南之地去京華為尤遠瘴癘蠱毒種種𢇁惡内地之人南轅越嶺不啻斥逐必罪戾屛庸不得已然後膺其選既百舍登途往返重費不過厚取於民耳而又地産珍竒掌握之物足當數世疆域曠邈按察𥠖臨京闕萬里赴訴莫及則無聊汨没之人何怪而不為賄乎歴古交廣之間民獠多叛致驚擾江淮震駭朝省職由此也嘗觀漢順帝永和中日南象林羣

蠻並反四府議發江淮甲卒致討李固駮之以謂前尹就討益州叛羌蜀人諺曰兵来尚可尹來殺我乃台還以兵付刺史張喬旬月之間寇虜殄敗宜精選牧守以殊俗乃以喬刺史交州祝良為九真守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單車入賊降者數萬皆為良築起府寺由是嶺表無虞至靈帝中平中屯兵作亂嶺南大擾三府乃精選賈琮為刺史琮至蠲復傜役選良吏試守諸縣遠近翕然巷路為之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

平吏不敢飯自後嶺表之民又獲安堵審觀張喬祝良賈琮之事而人情可見矣然則嶺南歷世多亂豈皆蠻獠之罪抑當時朝廷制置失宜耳嗟乎監司守令九重之指臂也所以撫育斯民全賴良吏其休息安危莫不由之又可易其選耶內地之民伊邇闕庭監司往來如織號令所宣閭閻必達借使守令或非其人寃抑易訴諸監司而不獲則裹糧走闕下耳是內地親民之吏猶可非其人也至嶺表則不然遠者去京華萬里終歲道

途僅能一詣闕庭而又荒陬絶域程驛邈焉監司不能周及守令茍非其人則寃民無由申訴屈抑既甚則其勢必將為亂是逺地親民之吏不可非其人也而歷代銓蔭反以内地為重以邊方為輕是何倒置之甚哉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名見講武殿謂文敏曰瀘州最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於民恃其遐逺謂朝廷不知爾至為朕鞫之茍一毫侵民不以逺赦夫瀘州去京師四千一百里

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太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重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措方有於太平之盛東南一尉西北一候端有餘矣嗚呼兩廣四十州之地皆宋朝瀘州之地也其選任守臣可不戒哉

東南

東南土壤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埆瘠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

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荆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本朝之鄂州是鄂土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為觀察治陜以寛繼治鄂更以嚴或問其故曰陜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陜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為沃則上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

於崔鄘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葢二代以前東南荒凉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呉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呉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為重吏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車舟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雖自東漢以還東南民物漸以蕃息至於隋唐宋朝大為豐美人力既脩皆為沃壤方之往古全不相侔固非特鄂土為然也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

之地天下最瘠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土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它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振古中原之地種植所加盡為沃壤者詎皆其質然哉抑由歷代帝王所居朝覲會同九有輻湊百巧所聚萬貨所通人力脩而地利盡故也及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

俗所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離亂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雞豚畜之牛羊牧之荆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且以有隋盛時揔江浙閩中不盈三十萬户則人力之不寧幾何自唐朝以來浸以休息更五代至於宋朝以增至五百餘萬户州縣墟鎮甃焉相望則其陸海之名盖不虚矣故知今之東南全非昔之東南若欲議東南之實必

舍古之名然後可也

南北

宋朝南北輕重江河淮漢經乎中國皆自西而東注是開闢以來南北之形勢已分矣而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葢普率之間覆載長育各有定限旺於此則彼衰盛於彼則此謝雖先後不齊其有興廢一也是皆天地自然之數有非人力所能為者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北其冠冕之盛風

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舉在西北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為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兖豫青徐雍冀幽并營）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揚益）周公分天下為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兖豫青幽并雍冀）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揚）漢武分天下為十三郡淮海以北居其九（兖豫青徐雍冀幽并司隸）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揚益交）元始中

揔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而淮漢以北當千有餘萬戶
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
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
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籍其民戶才盈
五十萬隋文平陳其籍亦不過晉武之初反以三隅兩
淮四川益可知矣按其道里雖當宋朝十有五路之地
淮南江南荆南湖南廣南八路兩浙路福建路蜀川四路
及京西南路
而戶口凋耗曾無江浙一路之民加之利

源匱竭食貨蕭然茶稅未興鹽利無幾酒課既疎商筭亦罕其仰以給國家之用者不過農桑之稅而已是數百年間磬南夏財賦所以曾不及宋朝江浙一路之半而乃用以提挈天下大半之地以與西北爭衡又豈可得哉爰自李唐而下南北一家蠻荒萬里悉為郡縣而民物自古凋零山川英靈湮鬱而無所發泄由是天地王氣盡鍾於北海嶽之藏勃焉坌湧動植含靈莫不昌盛而又蠻夷軌順盜賊浸息更安史之變而無虞歷五

季之難而獲免其間縱有禍亂旋即削平至於宋朝之興罰罪弔民拾取諸國州縣晏然不知有軍而聖聖承承深加涵養民物康寧益用豐泰遂為九圜重地奪往古西北之美而盡有之是以鄒魯多儒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閩浙之間而洙泗寂然矣關輔饒穀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江浙之間而雍土荒凉矣青齊冠蓋衣履天下亦古所同也至於宋朝則移在蜀漢之間而海岱蕭然矣古之賦於民者惟桑麻所出而桑麻

之饒闗河為盛東南無足進焉宋朝則異然酒茶鹽鐵香藥闗津之利歳入不貲雖兩税所及殆不能加國家利源莫重於此而大半在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西北無足進焉是以熈豐盛時分天下為二十三路淮漢以北止居其八京西北路京東兩路陜西兩路河北兩路河東路共八路淮漢以南乃居其十有五即東晉南朝十五路之地摠天下餘千有六百五十萬而淮漢以北纔當五百餘萬戸四京餘七十九萬京東兩路垂百三

十萬京西北路垂四十九萬河西北路垂九十六萬陜西兩路垂一百三十二萬河東路垂五十九萬共五百二十六萬戶淮漢以南乃當千有百餘萬戶京西南路餘三十五萬淮南兩路餘百三十一萬兩浙路垂一百八十一萬江南兩路餘二百三十八萬荊湖兩路垂一百五十三萬蜀川四路餘一百九十五萬福建路餘一百五萬廣南兩路餘八十一萬共千有一百一十九萬戶大率當天下三之二是不出東晉南朝之地而增十

五倍之人以十五倍之人而增三十倍之利舉天下之美盡萃於南夏其古今相反若此之甚是豈非天運回旋物莫兩大故輕重奪移一至此也抑甞譬之人之生世有幼必有壯有壯必有老秦漢以前西北壯而東南之稚也魏晉而下壯者之齒益衰稚者之年方長至於宋朝而壯者已老稚者已壯矣人猶以其昔日之壯也而未敢輕其老以其昔日之稚也而未知畏其壯是又可以為常乎故曰古今推遷輕重奪移不可不審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一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二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地名

古今地名百王制度代有沿革考正寔艱而地名同異古今淆殽尤為難辨者也葢其山川所届時各異名而郡邑之名又復非古歳代滋久史傳互見或沿其地而

易其名或襲其名而遷其地或亦遷其地而革其名此輿地之所以難考也抑甞討之河東一名也有兖州之河東有并州之河東黄河舊道三代以前自宋衛州之黎陽縣境折而北流故北京及河北東路諸州在河之東即古兖州之域故周禮職方河東曰兖州爰自周定王時黄河舊道漸以湮塞秦漢以還河堤屢決乘上游之勢決而東下故兖州之域隔在河北而河東之名乃移在并州戰國以來予史中所稱河東之地皆指宋朝

河東路而言即古時幷州之域也河西一名也有雍州之河西有涼州之河西黃河源自崑崙傍積石北流餘二千里至于宋銀夏之郊稍折而東流不盈千里又折而南流故宋永興軍路鄜坊丹延諸州在河之西而河湟之間鄯涼甘肅諸州亦在河西戰國之際所稱河西地即指鄜坊丹延之間而言在雍州之域也西漢以來所稱河西地即指河湟而言古涼州之域也河南一名也有中土之河南有邊境之河南河北一名也有中國

之河北有夷狄之河北黄河曲折大勢如覆斗之狀而關中正在斗間而中原適當如衡故宋京畿四路在河之南即中土之河南也而綏銀勝夏諸州亦在河南即邊境之河南也河北東西路在河之北斯中國之河北也而陰山渀海之間有秦長城外地亦在河北即夷狄之河北也三代以前河南之稱止在中土秦漢而下奪匈奴南牧之地列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南自是河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陳隋以前河北之稱止在中國李

唐之初夷狄追奔之地悉為郡縣亦名之曰河北自是河北之稱一彼一此不常也如突厥傳中所稱河南河北之地皆指邊境夷狄而言與前史全不相侔若此之類不可不察也

加之百王疆理代有不同有指一郡而言者有指一州而言者有指一道而言者如中土河南之地今古一名而兩漢河南之稱惟指一郡而言即宋西京屬縣兼鄭孟二州之境而已姬周河南之稱則指一州而言即宋東西二京及京西南北路之地李唐河

南之稱則指一道而言包古青徐兖豫四州之境奄黄河以南皆是也宋為東西南三京及京畿四路之地故周之河内異乎漢之河内周禮職方河内曰兾州即宋河北東西路地漢之河内乃古郡宋懐衛二州是已漢之河東異乎唐之河東漢河東郡即宋河中府及慈隰晉絳解五州唐河東道乃宋河東路地古之淮北乃今之淮南宋宿亳二州自開國以來至于李唐皆在淮北宋乃移屬淮南而今之河北乃古之河東宋朝河北東

路之地三代以前屬河東以至淮西一名也有在京東有在京西淮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淮北之地間名淮西如漢封劉交為楚王王淮西則宋京東西路之地也唐裴度身督戰遂平淮西則宋京西北路之地江西一名也有在江北有在江南江道自西而東時折而北流故江北之地間名江西如魏志武帝紀稱江西遂空則宋淮南東路之地也晉紀稱石勒陷江西壘壁百餘則宋京西南路之地也至五代史稱鍾傳據有江西

乃今江南西路之地江南一地也有稱江左有稱江右金陵居長江下流前朝有江南者皆都之據金陵而言則江南居左四瀆之流皆自西而東天下之形勢亦然以中原而言則江南之地居右故前史兩稱之山東亦一名也有指河南而言者有指河北而言者前史山東之稱皆據華山而言之則其所謂正在華山之東也則其地正當河南而稍及河北之近河南者至杜牧之罪言則所稱山東之地專指河北而言陝西亦一地也

虞夏曰雍州商周曰西土春秋為秦國戰國稱關中楚漢之際謂之三秦兩漢又名山西宋列為陝西路而前史又從而稱顯之曰四塞之國曰陸海之地曰天府之居其名雖異實則同也反以三隅宅可知矣此所謂山川所屆時各異名者也甞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取之於古之國號如書稱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

子國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若此之類未易槩舉益履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證或踈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荆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滑州而非也古滑國在今西京偃師縣之緱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黄近

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光州定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州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京西偃師縣南亳在南京穀熟縣北亳在東京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今之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

軌在南陵軍升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今荊南府夫以州郡之名既非古昔而縣邑之名抑又乖戾方春秋之際鄉亭邑聚之名見於經傳者不啻千數而存於今者百無一二其有地不徙名不更歷代常存用迄於今如彭城中鍾離酸棗長葛諸城才十數而止耳其餘或名同於古則地改於今故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寔在河南而西漢而下迄

于今有酒泉郡乃開匈奴之地寔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荆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在今荆南府枝江縣内今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北今之豫章在江南皆吴楚境也古澶淵在河南今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衛之郊也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寔宋故都漢志沛國杼秋縣有澶淵聚即其地也其地正屬今之濮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督府也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

是始啟南陽即今之懐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鄭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彰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夫地理更乎歷代必至混淆驗其名初無異同考其實則為甚易覿者於此幾何而不悮哉臣故曰百王制度考正實艱而地名同異尤為難辨者也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二

群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三

宋 章如愚 編

君道門

堯舜

傳賢帝堯不授於子而授於舜大舜不傳於子而傳於禹益恐失道而民去矣是知親一子者不能子兆民成一家者不能家六合聖人之用心也如是王元之

進賢退不肖堯不問洪水而明俊德舜不問鳳凰而去四凶俊德不明無洪水不免於亂四凶不去有鳳凰何益於治　張九成

授受出於天人皆曰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孟子曰不然天與之也人皆曰堯以道授舜舜以道授禹董氏曰不然天之道也　姚子才

未甞以遜揖為髙堯舜之事布在天下若禮樂若法度若征伐若廵狩若歷試若揖遜皆因理之固然本未甞

置輕重於其間也則所謂揖遜者特堯舜萬事中一事耳世俗指其一事為高而忽其餘事為常者無他焉彼自見其捐一金之難而駭堯舜忘天下之易遂誇大以為至高之節矯情而效之噫堯舜之揖遜堯舜曷嘗自知其高哉以世俗之心度之則高耳然則非特幽囚野死之毀為以利心量聖人也誦堯舜以揖遜為高者正所謂以利心量聖人也 呂祖謙

不得已而發道之秘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

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强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强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言之可也堯之命舜自中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也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擇之者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强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固悲夫舜時之不逮乎堯也自

舜有執中之説精一之説然後有吾道一貫之説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説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説為善惡混之説而道始離矣嗟夫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説立二説立而後世之説卒以窮吾又悲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其天也同上

敬天天地萬物皆吾體也惟聖人不為私意小智所間全體渾然大而無際一星一雲之祲一川一草之變歷

然如疾痛之在身無不知其所自起錙錙銖銖不紊不亂豈若後世之汗漫者哉是聖人歴象在身而不待羲和之歴象璣衡在身而不待璿玉之璣衡也然堯不信己而信歴象舜不信己而信璣衡豈所謂制行以人不以己耶非也身有歴象而不廢羲和之歴象堯之所以為堯也身有璣衡而不廢璿玉之璣衡舜之所以為舜也呂祖謙

急先務古今言天下之治者必曰堯舜及覾堯舜之所

以治天下者則不能無疑焉博施濟衆治之大者而夫子以為猶病知人安民係於治體亦不小耳而禹則曰惟帝其難之夫舍是數者則堯舜殆將芻狗百姓草芥天下而後可堯舜固不能恝然於此然則禹與夫子果何見而云葢嘗思而得其説博施濟衆知人安民堯舜非不為而寔未嘗一一而為之一一而為之則堯舜誠以為難且病於緩急先後而審處之則凡是數者葢有不為之為者矣難與病豈所患哉

樂言洪水滔天下民昏墊四岳不以是而儆堯堯乃以是而咨四岳冦盜奸宄蠻夷猾夏臯陶不以是而戒舜舜乃以是而命臯陶古人樂言如此

與人同以名求之則開闢以來一堯舜也不强合其無而求得其所有則堯舜性仁仁即堯舜也堯舜之道孝悌孝悌即堯舜也堯舜非堯舜而仁與孝悌所以為真堯舜則其八骸九竅而目之以人者皆勛華之徒也漢武之欲叅堯舜思以此而合彼者也唐太宗之欲輩堯

舜思以此而齊彼者也堯舜與我本自一體參之輩之則一而二矣知有堯舜而不知所自有之堯舜則與不知者一律鄭鏜

堯舜非度跡聚五帝德規三王者有堯舜焉言常道尼父首之於書大一統馬遷列之為紀釋云堯舜謚也巽美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愚嘗攷世系之端辨質文之變頗疑是說請試明之夫謚法著於周公蓋三代之際世有辟王嗜音酣酒荒禽冒色者有之飾非愎諫者

有之剖忠害賢者有之欲使聞美號而知勸見惡謚而思懼垂易名之典為觀行之則此周公之制也豈以周制而逆觀堯舜之世耶且堯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當羣臣舉善之初釐降試難之事未顯賓門納麓之功未著安有對萬乘而不稱其名在仄陋而先定其謚哉斯固知其不然也明矣余元度

不言而信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告語

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訟獄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孚焉而言言焉而孚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呂祖謙

善處大事湯武附昔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為大而處之也難胡安國

不徇一人之好惡巢由不受堯禅堯舜不害為至德夷齊不食周粟湯武不害為至仁東坡

修已用人兩難舜自修於畎畆之中而聞於堯此舜之難也舜在畎畆之中而堯聞之此堯之難也司馬光

四凶之用舍皆是四凶雖惡在堯之時實參衆議何舜之初遽加譴責也葢感移之機切於反已之嚴而激勵之意出於望人之厚往之不去也知此理乃人心同然也感而移之安知其果怙終乎今也之不能不罪得其

心無復此理之當然也激而勵之或者還其天理之一助乎

外天下堯舜之於天下得之不謝去之不留倘然受之人不以為無故之獲洒然釋之人不以為好異之過不輕絶人堯之滅鯀也必至於九載績用弗成之後舜之滅庶頑也必在於侯明撻記之餘聖人之心不忍棄人於為惡也必涵容之寛假之教誨之徐之以須其變不得已而後棄之

無不通之情昔者堯舜之世一俞一吁一都一咈而君臣之間無遺情諫於鼓謗於木而君民之間無遺情瞽誦詩諫工誦箴諫士傳言庶人謗而幽隐微賤悉無所不用其情大抵誠意浹洽而勢不扞格法理濶踈而人不自欺石宗昭

堯

常變兩盡堯典大意先言堯盡天下之常自疇咨以下言堯處天下之變葢堯朝無非君子而有小人是變也

堯朝無非休祥而有洪水是變也既盡常又盡變而堯之責塞矣呂東萊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明俊德者修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修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真德秀

刑賞忠厚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

寛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烏乎盡之矣蘇軾

以舉相去凶明舜於天下昔者堯之將授舜也一旦以天下之大而加諸側微之人懼人之不我聽而且至於疑且駭也是故有十六相而不自用有四罪而不自誅乃舉而委之於舜俾得以行其賞罰焉蓋使舜而不有

是功則堯亦無以明舜於天下

四凶非盡小人史記舜本紀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太史公多見先秦古書故其言時有可攷以正漢以來儒者之失四族者皆窮奸極惡則必誅於堯之世不待舜矣屈原曰鯀悻直以亡身則鯀蓋剛而犯上耳若四族者皆小人則安能以變四夷之俗哉由是觀之四族之誅皆非殊死

亦不廢棄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其左氏之言皆後世流傳之過若堯世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則堯不足為堯也蘇軾

先覺覺後覺堯典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也次言百姓昭明謂民亦有以明其德也真德秀

傳賢以為丹朱計史記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

卒授舜以天下觀堯舜之帝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飲土溜啜土硎其所以儉其身而憂其民者豈不肖之君所願為哉若曰竭四海之養奉一人之欲忽其寄托之重忘其危亡之戒則南巢之放鹿臺之焚所以貽之禍者酷矣孰與為虞賓終身不失其所以安乎非特以利天下亦以利丹朱也而司馬遷曰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謬矣

用才先考德鯀之治水僉薦之堯用之固也然察其一

時顧問君臣皆有所不得已於其間懷山襄陵之患帝之戚然甚矣在廷相顧思有以紓一時之急故於鯀之對未罷而試可之色已難有能俾乂之求雖急而方命圮族之素已疑矣至驩兜之薦共工帝獨不以試鯀之心試之者豈非予采之若未至如咨塾之迫哉驩兜之言徒知其方鳩僝功而不知帝之所以望人者不置其静言庸違之大累而邀其鳩功之小材也使後世之君遇災如洪水得一人而用之決不計其方命而疑之咨

人以若子采得一人而用之決不惡其象恭而遂棄之也愚以是知堯之用心深顧國體而不專於事功之必集故其所求之人不切於有才而先考其德之賢否也

陸唐老

憫人為惡唐堯忠厚之政樂人為善而憂人為惡故曰嚚訟曰靜言曰圮族堯皆加以吁之一字見聖人無忍怒而有咨嗟嘆憫之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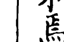
舜

忘貧賤富貴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無飯糗茹草故也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無袗衣鼓琴故也使舜而有飯糗茹草則不能若將終身使舜而有袗衣鼓琴則不能若固有之荀子所謂外物輕者乃賢人之事未足以語舜也

不為居所移舜自側微而登至尊木石不能使之愚鹿豕不能使之野耕稼不能使之勞陶漁不能使之辱袗衣鼓琴不能使之侈牛羊倉廩不能使之奢蓋居為舜

所移而舜不爲居所移 呂祖謙

察人倫父子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頑嚚之父母焉處頑嚚之間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業業致孝而已吾致孝焉則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矣兄弟之倫人所常行也以舜處之若不必察也不幸而有傲慢之弟焉處傲慢之上一日而不加察則烏保其無怨舜於此所以用其心者不過於同憂喜之情而已吾致愛焉










則天下之為兄弟者定矣告則不得娶夫婦之倫於是為難且變也舜於此必察之曰告則不得娶吾慮夫不孝以懟父母而已也他不知也凡此皆舜之所以盡心焉者舜之心實為天下後世定人倫之始也其始定矣其後世豈難定哉其難且變者定矣其易與常者豈難定哉聖人之所行所為不知一身之利害而關天下後世之利害凡為人子之不幸如舜之克諧以孝足矣況不為頑嚚者耶為人兄者不幸如舜之不藏怒宿怨足

矣况不為傲慢者耶為夫婦之不幸如舜之不告而娶與夫刑帝二女足矣又况無舜之難且變耶舜處一身之不幸而貽天下後世之幸處一時之難且變而為千萬世之法

陳孝錫

謹於用刑吾觀舜用刑之法官有鞭教有扑贖有金眚有赦至猶怙終者始加以刑尚有欽恤之戒是則未刑之先曰鞭曰扑曰金曰赦致意者四焉當刑之際曰欽曰恤致意者二焉如是而刑則天下罹於屠割之威者

無幾矣

先教養而後及刑舜之命官也先播穀次敷教而後及於刑葢有以養其民之身而又以善其民之心不獲已而置刑焉而刑之所施又必察其情當其罪是以惟刑之恤之意也欽恤者聖人用刑之心明允者聖人用刑之法　真德秀

言用刑止於四凶四罪必於恤刑之後言之見史官深識唐虞用刑之意以舜象刑條目觀之至於事勢窮極

然後加之以賊刑既欽且恤則知舜於四凶之誅亦可

謂大不得已也然味四罪而天下咸服一語又見舜自

即位以來止於四罪之誅用刑之簡非若後世之繁苛

也呂祖謙

盡處難之道嘗反覆大舜之事未嘗不嘆其所遭之難

亦未嘗不慕其所處之盡也人孰無親也而矜憐撫育

之恩彼則無有也人孰無兄弟也而友愛親睦之義彼

則無有也以側微之人而娶貴驕之二女若未易以其

質朴者化也以木石鹿豕之與居者而驟進乎臣民之上若未易以刼制者服也然則舜於親則有允若之化於象則有親愛之義於二女則有釐降之别而臣民則為謳歌皆歸而不相舍也果何道以至此哉

等視輕重舜視天下如棄敝屣豈舜直輕天下如敝屣哉孟子特為桃應言之耳天下者桃應之所重也敝屣者桃應之所輕也以其所輕而明其所重欲使知舜之等視輕重而已孟子止言舜之無所重而人遂疑舜之

有所輕誤矣吾將因孟子之言而附益之曰舜當其可與視天下如敝屣當其不可與視敝屣於天下呂祖謙

一身而所為備興於側微而極於有天下起於耕稼陶漁而至於為帝始於飯糗茹草而止於被袗衣鼓琴一舜之身而其所為倫矣邵康節

舜能用君子之朋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

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臯陶稷契等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後世不誚舜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歐陽修

齊家以四岳之舉舜只就家庭中説而堯之試舜亦只就家庭中試此乃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道理呂祖謙

刑家治家之難甚於治國者閨門尚恩易於掩義世之

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狃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故堯之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而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真德秀

以弟待象焚廩捐階之害治棲入宮之侮百世之後讀其書者猶為舜切齒而舜之恩義源源不絕者非以德而報怨也以弟待象而不以象待象也以天觀象而不以人觀象也葢欝陶而思舜者乃象之天彼傲而害舜

者特象之人耳舜之胷中純乎天故見象之天而不見象之人也　吕祖謙

命官無貧賤精粗之間禹為相而夔為樂工伯夷典禮而臯陶治囚論其所處則有貴賤精粗矣而舜之於數人者未嘗有輕重之别也均為朝廷之事耳是數人者知耻其職之不修而已不閒其精粗貴賤之間其心也　張栻

以奮起為心百揆重任也舜以之而咨四岳宜也然味

奮庸之語不能無疑焉夫奮勵激昂之人用之興廢補弊之時可也舜之時天下已治矣而復奮其用不幾於生事乎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中間無可止之理常存奮起之心乃生生不窮日新之道一止則退雖極治之時此意常不可少 呂祖謙

不廢規儆之益舜以大聖之資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臯以逸欲戒禹又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預防之耶抑知其無是而姑為是言耶人心惟危自昔所

畏雖聖人不能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廢規儆之益 真德秀

盡其當然孜孜之乂非所以自强也夔夔之齊非以正行也業業之致非以要譽也吾職之不共吾力之不竭於吾天性有累焉於吾至願有歉焉於吾真樂有虧焉是則所憂耳

德隨寓而著造端乎閨門而閨門有克諧之化至於示儀於天下而天下有底豫之功為法於後世而後世有

可傳之道

怨慕孟子可謂知大舜之心矣人知舜之怨爲怨獨孟子知其怨乃所以爲慕慕之爲言愛之深思之切也真德秀

帝德罔愆舜之德雖覆載無以加而臯陶但以罔愆言之蓋必如是僅可謂之無過耳同上

待象爲仁義之盡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故不以象之惡而不與之以富貴亦不以私恩廢公義故使之不得

有為於其國以暴其民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同上

言簡而易守舜命契為司徒教以一言曰寛命臯陶作士教以一言曰明所任至重而戒飭不過一言此其所以簡而易守歟夏僎

勉臣以立功立言臯陶有謨舜則曰時乃功禹有功舜則曰禹亦昌言

璣衡齊政堯既歷象日月星辰舜復何若是哉蓋觀天

象運行足以卜一身之得失舜攝位之後未知一身之無過又未知天意之如何驗之歷象之間以見天心之逆順茍天象有一之不順則是我之不足以當帝位也雖然舜之事天亦有自矣如納麓之時風雨弗迷天已享舜矣尚何待此耶蓋前之所舉乃堯之試舜舜豈自以為能後之所舉舜亦欲自試以驗其身之如何也故察璣衡以齊七政呂祖謙

公道大明昔者有虞之世道純德厚天下如一當時相

為稱譽相與汲引不惟在廷諸臣知有公道而洋溢州黨閭巷之間者亦未始有異議故人有齊聖廣淵明允篤誠者天下皆謂之八凱人有忠肅恭懿宣慈惠和者天下皆謂之八元逮舜擢用而置諸上位卒賴以揆百事布五教雖薦舉之權不在天下之民而舜舉十六相實慰天下之顒則公議之行至此有可觀者矣陳朴

夏商周

受命之符論夏之受命不必曰洛書之錫有以為之符

當論其平成之績有以救生民於魚鼈之餘論商之受命不必曰元鳥之生有以為之符當論其寛仁之政有以慰天下雲霓之望論有周之受命者不必曰白魚之祥流烏之瑞有以為之符又當論其積行累功有以致艱難之業散財發粟有以成盛大之勲

得民心黎民咸貳於洛汭之日似終窮矣然能於洛汭咸貳而不能不合謀於一旅之衆億兆離心於牧野之時似終厭矣然能於牧野離心而不能不思殷於三紀

之久周自東遷知有諸侯不知有王室似終息矣然盟向之民寧背鄭陽樊之民寧叛晉而終不敢一日無周夫以千八百國之天下而斯民常終始如一日有變故無攜貳有動揺無傾覆斯民何依依而至是耶

本人情秉輿之供廩稍之給以是而取民未害也而貢助徹之什一更數世如一日豈不曰國用固可急而吾民得無欲富之情乎宫室之奉臺池之樂以是而使民未過也而三日之役歴數聖如一人豈不曰一已固可

奉而吾民得無欲逸之情乎苗民之當誅葛伯之當征
有崇之當伐奉辭而滅之可也則寧班師焉寧事小焉
寧退而修德焉豈不曰罪固當問也而吾民得無欲安
且壽之情乎
誥誓夏之誓典而嚴湯之誓曲而重盤庚之辭悃愊而
周人之誥優游
制度因革輅一也而鉤車大路乘路之殊冕一也而有
毋追章甫委貌之異禮一也而或青或紫之不同勺一

也而以龍以蒲之不一進而至於校庠之異制貢助徹之異名忠質文之異尚豈故為是差別哉誠以時變所趨之異不隨時而損益之殆難以強世也

仁故苗民逆命人心幾於忿禹而禹不忿舍我穡事天下幾於讎湯而湯不讎伐商之後斯民一旦譁然疑周而周不疑三數聖人慼然如慈母痛其子之弗類也詔語諄複不忍毫髮之有傷而猒之飫之以徐洩其謗讟憤悱之意而為不怨不詈之歸民亦懲然而改懌然而

隨至於婉孿孳幽更數百年而不忍釋者吁聖人一念仁民之天至此哉

備先具六府孔修而禹之民不知有水兆民允殖而湯之民不知有旱鄉里縣鄙在在委積而成周之民不知凶荒話厄之變

救弊以歸於中中者道之一也道之一則孰為忠孰為敬孰為文而弊亦孰從而出也損益之論此其安施乎禹之後允執之者無其人於是乎徇世變之所趨而變

中以為忠曰忠則去中猶未遠也然離中而為忠則已有所偏尚已夫是以久而不能無弊而承之者亦固不能無救弊之政也商人承忠之弊而以敬周人承敬之弊而以文葢各以其勢之所激者救之於是乎有損益之可言矣雖然敬以濟忠文以濟敬湯武之意葢欲舉偏補弊而復之於中也任雄圖

兵不待擇而精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

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為閒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兵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察旗鼓之節强鋭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强　蘇軾

民相友助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為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賙有喜相

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同

上

商以強亡周以弱存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蓋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而反不如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此二者所以使天下之士疑焉而不知其故也

蓋甞以為周公之治天下務為文章繁縟之禮以和柔天下剛强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而兄弟相恱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躒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勇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于廢為至弱之國何者優游和易之道可以為久而不可以為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為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切甞求之於詩書之間見夫詩之寛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

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為商人之風俗葢在乎此矣夫惟天下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於其敗也一散而不可復止故夫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蘇轍

文武不分三代而上養有庠教有校而射有序周旋於澤宫者皆有决拾之能而羣居相與閲習者俱足以當

受成獻馘之任是以甘野之戰可責之六卿之職而淮夷之勝民獻之夫寔佐之非天下之多全才也所以養之者素也 胡林卿

無養兵之費專兵之患天下之患莫大乎兵無事而聚食將有權而專兵先王必於所未然者深為之思曲為之備其設鄉遂井田之制以寓兵設比閭族黨之官以寓將蓋四時之隙命有司講武而教民以鼓旗鐃鐲之節諸侯卿大夫朝聘燕享從容歡欣之際而猶不忘弓

矢之事故方其有事則取兵於農以執干戈取將於士大夫以典軍旅事已則將還其職以治民兵散於野以力耕是以無聚食之費無專兵之虞此其綱維大意之所在者而見於節目之間則征行者限其數調發者從其方備邊防者甚嚴制畿兵者甚重其别又有四焉且通籍于司徒者若彼其重征於司馬者不能什一是限其數也而未嘗悉民以為兵伐楚以荆平淮以江漢是從其方也而未嘗調民以遠戍采薇而往雨雪而歸是

邊防不以無事而暫止葢恐其一旦有倉卒之變元戎
啟行不過十乘是戳兵不以有故而輕出葢恐其内外
有輕重之患此先王之深意寓諸節目者又如此求其
綱維而徇其節目類皆無有罅隙之可議此其所以經
久而無後患 陳誠中

禹

絶此心之私禹視天下之溺由已溺之何其責已太深
切哉滔淫之害天實為之惻然不忍斯民葬魚腹中極

力牽援愛人利物如禹者至矣禹之心廣矣大矣孰測之哉人心之疵莫重於愛禹不聞呱呱之泣私愛撤矣縱而為欲又其疵也禹卑宮菲食私欲撤矣觸而為憤又其疵也禹不以鯀誅而廢國事私憤撤矣鬭而為夸又其疵也禹不以苗民逆命而還師私夸撤矣禹之心如虛空木石無所染涅無所動揺而所以異於虛空木石者惟愛人利物之心獨存耳大學之道貴乎能定靜然應心常存也大易之旨貴乎无慮无思然感心不滅

也應感之心愛人利物之端也禹之所造殆謂是歟 劉彥沖

勤儉禹之德惟儉與勤有功而不伐此其盛者也菲食惡衣者惡華也至於祭祀黻冕則有所用其美也卑宮室者惡榮也至於溝洫則有所用其力也勤而有所用其力儉而有所用其美此所以無間然者歟 范祖禹

艱難勤儉力捄橫流為民粒食得九疇定九川乘四載距四海櫛風沐雨奠山濬川卹昏墊之憂平水土之患

以父殛而是念聞子哭而不名然後六府孔脩四隩攸宅興播殖之利定貢賦之差億兆熙熙以成淳化是以受禪而有天下可謂艱難矣及其在位也卑宫室惡衣服見罪人而泣聞昌言而拜故能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於萬國可謂勤儉矣王元之

傳子聖人之道尚可以安於天下不求夫為異也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天下以為禹無聖人而傳之而後授其子孫此以好異期聖人也夫聖人之與天下不從

其所安而為之而求異夫天下之人何其用心之淺耶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之太甲武之成王皆可以為天下而湯不以與其臣武王不以與其弟誠以為其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者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為異也而天下之人何獨疑夫禹哉若禹之不以天下授益也非以益為不足授也使天下復有禹而禹不以天下授之矣何者啟足以為天下故也啟為天下而益為之佐是益不失為伊尹周公

而其功猶可以及天下也盖聖人之不喜異也如此東坡

求諫昔大禹命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曰工執藝事以諫故茫茫禹迹虞人得以獻箴春秋之世若師曠樂官也得以諫晉侯伶州鳩樂官也得以言王心之失醫和醫也得以正趙文子杜蒯膳宰也得以正平公宴樂之事若此者禹之遺風也夫惟親疎遠近之臣無一而不進諫此人主所以獨立於無過之地

提領衆職禹宅百揆左右有民則汝翼宣力四方則汝為觀象作服則汝明聞六律五聲八音則汝聽禹之一身何以兼是衆職哉益契之敷五教左右有民者也四岳十二牧宣力四方者也夷之典禮觀象作服者也夔之典樂察音在治忽者也禹為宰相總百官則是事又當從禹而提領之此舜之所以命禹也

功著於平水土禹貢之書夏書之首也而歷敘其所紀則九州之末為十二無非堯事也紀堯之事而敘於夏

書之首叙書者豈無深意哉葢鑿龍門排伊闕禹之用力也勤矣疏三江導九河禹之用心也至矣别三壤任九貢禹之利民也大而慮民也深矣禹之勤勤悃悃所以立一代興王之業實於此乎始則叙書以著一代立功之由者尤當於用力之始而求之是何也葢事久論定之餘不足以見聖人濟世之難而害深獘極之際乃可以觀聖人立功之為不易

功在萬世禹平水土厥功大矣地平天成當時稱之奚

倫攸叙後世稱之以至詠豐水者嘉其績詠疆理者明其功游洛汭者有美哉之嘆探禹穴者有遐想之意禹無間然逸豫之萌常伏於治安侈汰之漸每胎於富貴今曰居處服御務從菲薄而事神待民必致其勤使其誠實不生於内心則嗜欲必移其所志而禹也處此畧無少疵以禹為甘於薄已而樂於厚物耶則已與物二致厚與薄兩心是猶未能忘物我之分而拘拘於厚薄之别也禹果容心於是乎一有心焉不無間矣飲食

之菲人見其為菲禹飽之而甘衣服之惡人見其為惡禹服之而安以至宮室之卑非愛其卑也是其德必有大過人者不然則衣已三澣將德色於侍臣露臺不作特為計金而止耳是有心於為儉者烏得為無間以事鬼神則致孝以為黻冕則致美黻而溝洫且盡力焉盛德之發見固應此耳不然神之弗福或以小信譏之民之弗從或以小惠誚之是有心於為恭者又烏得而無間吾故曰恭儉聖人之盛德事備聖人之德然後全聖

人之行
不與水爭地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昔嘗觀禹之平洪
水莫先於導河而其導河之策則莫先於疏九道今以
地理考之自北而南九河之相距三百餘里而其延袤
廣迤以同歸於逆河者是又不知其幾也夫田疇土壤
之分布與夫貢賦稅斂之均輸於是數百里之內者固
不可勝計矣而今也不卹數百里田疇賦入之地利而
棄以為九河亦幾於利害之不審也及夫地平天成而

水患息六府三事允治而萬世被其功實自茲始然則捐數百里之地而遺千萬世之利禹之處此蓋亦慮之熟矣葉適

修堯舜之道宮室之卑即前日茅茨之舊聲教之暨即前日五教之敷六府三事之修九叙九歌之勸又前日庶政惟和萬國咸寧之化也故率百官則曰惟若帝之初敷文命則曰祗承于帝凡制度設施之末維持憑藉之具皆前日之已備後世之稱述者曰至治之極曰盛

德義以加夫豈紛然四出具智以過求紛更之舉哉
人皆可為禹見赤子入井而内有怵惕之心是仁也充
怵惕之仁則為之援溺也畛耕桑之慮而索綯於夜是
勤也充索綯之勤則禹之過門不入也視梧萩之棄於
塗泥則失聲而驚駭是儉也充梧萩之儉則禹之卑宫
菲食也遇於道塗則徐而後行是讓也充徐行之讓則
禹之不矜不伐也道未嘗擅於禹而天下共知之禹未
嘗認道為己有而與天下由之

智仁觀隨山濬川足以見禹之智觀任土作貢足以見禹之仁

不自滿禹之萬世之功方且謂一能勝予禹才高衆人之上禹心常在一世之下

啟

始有跋扈之臣道有升降世變風移須當識其統體堯舜禹三聖相授渾然無間至啟而有跋扈之臣此乃風氣之一開去唐虞又不同矣

言戰以傷世變啟天子也有扈諸侯也以諸侯與天子戰春秋衰世之風不意禹一傳而遂有此事聖人傷之序其書曰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戰之為言力均而勢敵不伏罪之辭也天子有征而無戰曰戰者傷之也雖然無恠乎啟之世則然也征討之事自舜而始誓師之事自禹而始有三苗之征然後有亂侯之征成湯之征有三苗之誓然後有甘野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世變之所趨固如此也

不得已用賞罰禹伐有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此世變風移不得不然

禹家學古者用兵必載遷主載社主而賞罰聽命焉示不敢專用兵也有用命可賞者是祖賞之有不用命可戮者是社戮之也此用兵之常法至予則孥戮汝此啓當時自為加嚴之意古人善於自量審於自知啓知德降於上世而又當用兵之際不好於加嚴也非特警衆

亦深以見啟自警省敬畏之意所謂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此也夫承堯舜禹重熙累洽之後未嘗接行陳之事至一旦有事誓師其戒飭戎陳如素講者葢禹之家學如此文武兼備體用全具本末並舉不分精粗

乾隆御覽之寶

羣書考索續集卷五十三